

武進顧實簫

穆天子傳西
人地攷

宣南編譯
未刊行

穆天子傳西征今地攷

武進顧 實箸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豈不然哉萬象昭回布濩六合一大宇宙之分而爲無數之小宇宙也大宇宙之目的何在活動也小宇宙之目的何在亦活動也活動之力愈大愈强者進化而生存活動之力愈小愈弱者退化而滅亡昔有夏之盛少康以一成一族而中興及末孫桀而以天下受制於七十里之湯金阿骨打清努爾哈赤之興其所以興者何如而金之亡於遼清之退位而共和前者如馴羊乞生於貪狼而不可得後者幸逢嘉會猶得安享尊榮今者吾中華以四萬萬里之地四百餘兆之人民而受制於土地人民未嘗倍蓰於吾之國嗟吾國民同胞亦曾憶及吾上古祖先有至大活動力之歷史耶使果猶憶之者則吾今日之國民祇有羞死已耳坐以待亡已耳蓋昔者黃帝堯

禹周穆王皆嘗西至西王母即抵今波斯其足跡之所騁何等豪健。豈若今吾同胞之暖暖姝姝伏閨幃而飾起居甚至老死不出鄉里一步被人譏笑爲女性之國民者哉。賈子新書修政語上云「黃帝濟東海入江內西濟積石涉流沙登於崑崙堯教化及雕題蜀越撫交趾身涉流沙地封獨山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搜北中幽都狗國」此言黃帝及堯之西征也。山海經穆天子傳二書專爲誌夏禹周穆王之故事禹之西征繼堯之業然黃帝堯禹之西征必得穆天子傳一書互證之而後大明蓋黃帝堯禹穆王西征所經之地同而穆天子傳叙西征所經之地至爲詳明故也。某年愚執教鞭某校專任歷史慨上古史之多缺本平素之攷據意欲有所纂輯而先取山海經穆天子傳二書地理攷審今地所在意以太古地理既明則歷史之地盤先定而太古史始有可言也。蓄念既久攷證益多民國四年暑假之休乃都集舊聞先成穆

天子傳西征今地攷一篇。都二萬數千言。以附晉郭璞傳之後。嗚呼。使郭景純死而有知。將唏愚爲畏友乎。蓋取證古今要籍。暨地理專書。比互鉤稽。穆天子西征所經今地所在。一一審勘之餘。存疑著信。闕所未聞。大要可覩。確而不謬。方穆王命駕八駿之乘。親率七萃之士。六師之人。自今之直隸正定府而詣山西省。出雁門關。繞河套外。抵今甘肅西甯。踰湟河入青海道。出河源及巴顏哈喇山。越前後藏。登帕米爾大山。折而東截帕米爾山北。經喀什噶爾河。循塔里木河上流至和闐。復西自葉爾羌走踰今布哈爾。轉入波斯。更自波斯折而北。直抵今裏海。黑海俄羅斯南部間之大曠原。大獵三月而還。東南逾今俄屬西比利亞。向新疆之天山北路。逾天山沿塔里木河。羅布泊道。哈密長驅至外蒙古土謝圖汗。復南沿河套而南。至山西之蒲州。又東至直隸之井陘。東長驅而西逾太行。越河乃歸河南。宗周是其車轍馬跡之所至。勢如疾。

風驟雨。豈真八駿日行萬里耶。要以比諸蒙古初興。兵行所經之猛銳。不獨無多讓。寧爲遠過之也。七萃之士。六師之人。亦能尾隨八駿之乘。而從征。計周自武王開國至穆王已。五傳守成之君民。猶能如是之大活動。非眞中國史上僅見之事哉。若黃帝堯禹之西征。皆在開國之初。其大活動更可想而知。而知吾人居今日而念祖數典。正惟有望風傾倒。興思古之幽情。於無窮已耳。或謂巖阻如衛藏。戈壁大山重重。於今莫通。而穆王經行亦遽履險如夷。長驅直前。意者穆傳一書。野史寓言。未必實有其事之作耳。則此說也。又何以解於黃帝堯禹之西征。殊不知西方道途日就荒蕪。豈得執後起之變故。而一概論之。彼羣化史上已嘗示吾人以公例。人類交通。自山岳交通而進至河流交通。自河流交通而進至洋海交通。則上古當山岳交通時代。度其交通便利。自必有較愈於後世。今日者在不然。則何以穆王西征所經山川。符合今地者年。

隔三千載而猶歷歷如昨也。此豈可以僞爲也哉。楚辭天問云：「穆王巧悔夫何爲周流。環理天下。又何索求？」此屈子固居荆楚。不見四方。故作疑問。藉抒悵忱。而豈可據以爲藉口。古人已有懷疑者耶。今使穆傳西征所經歷。漢魏訖今。每晦而莫明者。一旦匯羣書而證明之。十得七八。梗概粗具。世多抱民族思想之君子。倘亦所樂聞焉。其山川今地可曉不可曉。一一條考於後。

穆天子傳天子北征乃絕漳水。

郭註漳水今在鄴縣。

愚案晉時鄴縣在今河南彰德府竹書紀周穆十二年冬十月王北巡狩。遂征犬戎。穆天子北征在此時也。

至于鉛山之下。郭註即井鉛山。今在常山石邑縣。

愚案井鉛山即井陘山也。鉛陘一聲之轉。山在今直隸正定府井陘縣。晉石邑縣在今正定府獲鹿縣東南。

北循虧沱之陽。郭註。虧沱河今在雁門鹵城縣陽水北。

愚案。虧沱水源出今山西代州繁峙縣。晉鹵城縣在今繁峙縣東一百里。

天子北征于犬戎。犬戎□胡觴天子于當水之陽。

愚案。當水疑即爲今代州五台縣東之清水河。洪煊頤謂即下文之雷水。地望不符。非是。意當時犬戎或據有今五台山之地歟。五台山有清涼寺。相傳周穆王時文殊師利卓錫於此。爲佛教入中國之初地。殆未可據以爲信也。

天子西征。乃絕隃之關墮。郭註。隃謂北陵西隃。西隃雁門山也。音俞。

愚案。郭註據爾雅釋地之文。西隃史記趙世家作先俞。同音通假。字今

山西代州雁門縣雁門關是也。

至于焉居禹知之平。天子西征。至于酈人。

愚案焉居禹知之平。郭註云疑皆國名今不可考。酈路史國名紀作酈。字形之訛非二字也。酈國地當在今山西歸綏道及察哈爾右翼四旗境內。

天子舍于漆澤。乃西釣于河。天子獵于滲澤。天子飲于河水之阿。天子屬六師之人于酈邦之南。滲澤之上。

愚案濂澤滲澤當爲一澤。漆滲字形相近致訛。後又作澣滲。澣二字古書尤易相混。今山西歸綏道歸化廳有圖爾根河逕薩拉齊廳南境。又西南匯爲澤。西流入河。其澤即水經註之所謂沙陵湖。沙陵之合音與滲澣字音皆相近。此湖即是滲澤矣。河水之阿者水之曲隅也。即河套之折而南還所成之曲隅也。後穆王東歸。酈伯亦觴王於澣澤之上。澣多之汭。河水之所南還。今圖爾根河下流之澤入河處。正在黃河自。

西來折而南還之所愈足證明其澤即沙陵湖即澠澤然云酈邦之南滲澤之上則此澤猶在酈邦之南境而酈之北境不言所在未可知矣

天子西征驚行至于陽紂之山河伯馮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

愚案陽紂一地孫貽讓周禮夏官職方氏正義攷之最詳山海經爾雅呂覽淮南諸書亦作楊紂陽華陽跨暘皆同音通假字蓋本一山也衍而爲敷其地跨境甚廣而山在敷之西河伯都焉今就可以證明穆傳之古書而舉之竹書紀穆王十三年春祭公帥師從王西征次于陽紂即同此一事又山海經海內北經云「陽紂凌門之山河出其中」淮南子修務訓云「禹之爲水以身解於陽暘之阿」凌龍一音之轉

凌門即龍門龍門山在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東北山西解州河津縣西北夾河爲險故曰河出其中然陽紂實與之大異夫云陽紂凌門陽紂次居龍門之先陽紂自當在龍門之上游禹於開鑿龍門以上之河

費功最鉅故有解身之舉史記趙世家云「奄有河宗」張守節正義曰「河宗蓋在龍門河之上游嵐勝二州之地也」唐嵐州爲今山西太原府嵐縣地勝州爲今蒙古內爾多斯右翼後旗地唐人猶知河宗故墟陽紂在河宗之邦以此推測是陽紂西北跨今河套外東南跨今山西嵐縣河出其中與河出龍門之中逾地之廣狹相差懸殊矣穆天子此時所抵陽紂之山河宗之邦正在今河套之北岸史記蒙恬列傳「渡河據陽山」水經註「河水自臨河縣東逕陽山」疑陽山即陽紂山之省評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北河外翁金隆迤東達德爾諸山其卽穆天子傳所云陽紂之山乎

河宗伯天逆天子于燕然之山 天子大朝于燕然之山河水之阿
河宗伯天西向沉璧于河

愚案據傳文「燕然之山河水之阿」阿曲隅也山當此今河套之西

北曲隅外。其曲隅即黃河。自出長城北流更折而東行之處也。與前言河水之阿。當河套之東北隅者。絕不相蒙。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界內。河套之西北。黃河故道之曲隅外。有哈那那林烏拉嶺。其即穆傳燕然之山歟。漢時燕然山即今杭愛山。則燕然之山原本綿地甚廣。其西向沈壁于河地未詳。蓋設位爲之歟。

天子大朝于黃之山。伯天皆致河典。乃乘渠黃之乘。爲天子先以極西土。天子西濟于河。爰有溫谷樂都。河宗氏之所游居。

愚案黃之山未詳。渠黃吉量音近殆。即一物駿馬也。水經註「湟水又東逕樂都城南」。孫星衍曰「穆天子傳溫谷樂都即此」。南涼禿髮烏孤曾大城樂都而居之。隋唐爲湟水縣。據地志諸書。即今西甯府碾伯縣治。然碾伯在湟水濱。穆王自河套繞行至此。無河可濟。若必濟河而至此。非穆王朝于燕然山之後。已南踰河。即溫谷樂都非此湟水之

濱。抑或樂都固即濱湟水而溫谷別有地在今西甯府之黃河南貴德廳有煖水河疑即溫谷所在。豈穆王濟河至此之後而迴數及湟水之濱故跨稱溫谷樂都歟。又後言自陽糸之山至於西夏氏當爲此際同時所至另詳後攷。

用伸口八駿之乘以飲於枝峙之中積石之南河。郭註水岐成峙

峙小渚也。積石山名今在金城河關縣南河出北山而東南流。

愚案晉河關縣在今甘肅西甯府貴德廳西或謂在蘭州府河州西者。

非是積石所在漢書地理志言積石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最爲

明確今青海土爾扈特旗南前旗之西南積石山是也唐人名曰大積

石齊召南水道提綱「大雪山卽古積石山元史所謂亦耳麻不莫刺」

今番名猶然本古析支地黃河繞積石山南東北三面曲如鉤形故亦

稱河曲穆王飲於其南之河上故稱積石之南河枝峙則河中之小渚

也。其地未詳。禹貢雍州貢道浮於積石。賈子新書修政語上。堯西濟積石。皆足證積石實在上古之世。當東西交通孔道之衝矣。

封膜畫于河水之陽。以爲殷人主。

愚案後言自西夏氏至於珠余氏。及河首千又五百里。詳其道里膜畫之封。其即當在河首乎。今青海之柴達木河區域。亦稱色爾騰平川。或卽其地。膜畫必殷人之支裔。故封以爲殷人主。則今青海之地。亦舊華人血系之所支配地矣。

天子西南升□之所主居。爰有大木碩草。爰有野獸。可以畋獵。

愚案山海經西次三經之首曰。崇吾之山。在河之南北。望遂冢。南望岳之澤。西望帝之搏獸之丘。東望鷗淵。此搏獸之邱。當即穆天子傳所謂可以畋獵之地。搏獸之丘。在崇吾山之西。而崇吾山。在黃河之南。知此時穆王已踰河而西南。其道里正合。又崇吾山四望之山澤。惟南。

望嵒之澤當即西次三經鍾山東之嵒厓文選思玄賦云「瞰瑤谿之赤岸兮」又謂之瑤谿嵒嵒古今字而云是赤岸疑即赤水之澤爲今金沙江上源然則崇吾山當爲今巴顏喀喇山而可以畋獵之地當在巴顏喀喇山迤西之地其有大山碩木者山海經「昆侖有汜林方三百里」楚辭哀時命云「望闌風之板桐」板桐即汜林蓋其地荒蕪未闢正在草木禽獸繁殖之區也

天子已飲而行遂宿於崑崙之阿赤水之陽郭註昆侖有五色水赤水出東南隅而東北流皆見山海經

愚案莊子天地篇「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侖之丘而南望」與穆天子傳言崑崙之阿在赤水之陽正合陽水北也夫云登昆侖之丘而南望則崑崙丘在偏北可知故山海經海內西經云「崑崙之虛方八百里」虛墟古今字虛丘一也與此穆傳言逕積石逾河而西南又

逕途可以畋獵之地而後之昆侖之阿赤水之際比互證之俱足見昆侖之墟決不能如近人所說盡舉今西藏大平原以當之之大（鄒代鈞西征記程）又山海經海內西經淮南子墜形訓廣雅釋地水經註諸書大都言昆侖四陬出水而山海經尤爲明白可據昆侖東北陬之河水出今新疆焉耆府逾羅布泊至阿斯騰塔嶺之南而復出（參照後攷黑水條內攷河水）其西北陬之洋水黑水出今葱嶺于闐分流東合而爲塔里木河其西南陬之弱水青水出今西藏此弱水與禹貢之弱水迥異當即今後藏札什倫布至阿里部之陸海與今滿洲之窩集古稱弱水正同一理（參照附註）而其下流即鴉魯藏布江青水當即喀喇烏蘇江下流爲怒江番語喀喇之義爲黑青黑色相近因訛爲黑水出於後起之變（漢書司馬相如傳大人賦謂三足青鳥爲三足烏烏色黑是青黑古本有相通之例）或以爲即禹貢梁州之黑水（董

祐誠諸家之說）非也。山海經明言弱水青水東行又北又西南相並而行與今鴉魯藏布江哈喇烏蘇江二水並行之方向脗合是弱水青水非即此二江而何。至於崑崙東南陬之赤水董祐誠謂「金沙江上源三曰那木齊圖烏蘭木倫河托克托乃烏蘭木倫河喀齊烏蘭木倫河蒙古語謂赤色爲烏蘭蓋卽赤水」其說是也。惟山海經言赤水東行而南流入於南海厭火東則古人地理之特別法（說見後考黑水條內）以爲下流接今富良江卽紅河入今越南之東京灣而不顧其入岷江與河有重源之說同一類例矣。又大荒西經云「西南海之外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侖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西南海即青海及附近諸海流沙卽蒙古及新疆之戈壁黑水赤水之定前後位置猶今藏地之分前後相類弱水之淵環其下則後藏陸海及鴉魯藏布江附近環列之唐

格。拉。攸。木。騰。格。里。羊。卓。雍。諸。湖。泊。俱。是。弱。水。之。淵。炎。火。之。山。在。其。外。則。
今。新。疆。自。喀。喇。和。卓。歷。土。魯。番。喀。喇。沙。爾。庫。車。北。之。一。帶。火。焰。山。古。亦。
謂。之。燭。龍。或。作。逴。龍。是。也。以。上。據。山。海。經。一。面。將。難。讀。之。古。書。逐。一。解。
說。一。面。將。崑。崙。山。之。四。圍。全。數。劃。清。界。限。而。昆。侖。之。四。界。既。明。則。崑。崙。
所。在。自。當。以。在。今。後。藏。新。疆。之。交。托。古。茲。達。阪。山。爲。即。古。崑。崙。之。真。身。
而。所。謂。崑。崙。之。丘。在。是。矣。然。則。穆。王。此。時。所。宿。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尙。
在。今。小。金。沙。江。源。之。北。青。海。境。內。之。極。西。離。騷。云。『忽。吾。行。此。流。沙。兮。
遵。赤。水。而。容。與。』亦。與。大。荒。西。經。言。『流。沙。之。濱。赤。水。之。後。』之。說。脗。
合。故。今。青。海。之。極。西。與。新。疆。之。焉。耆。府。和。闐。州。鄰。近。諸。地。又。實。在。上。古。
當。東。西。交。通。孔。道。之。衝。雖。今。已。爲。大。山。戈。壁。重。阻。不。通。然。古。人。言。西。行。
必。登。崑。崙。通。道。自。在。其。間。可。無。疑。也。

附註 後漢書云「夫餘國北有弱水」

晉書云「挹婁國東濱

大海北極弱水。唐書云。貞觀三年以奚國阿會部爲弱水州。何秋濤朔方備乘。斷爲弱水。卽今吉黑二省之哈湯。二省之境東抵大海。北至俄羅斯一帶。皆叢林密樹。鱗次櫛比。號爲樹海。廣袤幾五六千里。人迹不至。陽景罕落。樹葉常積數尺許。雨水泉水皆不能流。盡爲泥滓。入者必陷。疑於不能載物。故古稱弱水。非別有一水。謂之弱水也。準斯以談。則今西藏自札什倫布至阿里。入夏四山水雪融化。下流隨地皆水。夙有陸海之名。雖秋冬水涸風高。沙礫飛揚。蔽障天日。然古時必爲大草大木蕃蕪之區。容與北滿之弱水相類似。故古稱弱水。非誕說矣。

爰有鶴鳥之山

愚案。鶴。疑即僊之別體。鶴從亞得聲。僊從囂得聲。亞囂皆從西得聲。是鶴僊古音同。得相通也。山海經西山經云。山帝戮欽鴟鍾山之東嶠崕。

欽鴻化爲大鶠。嵒厓說見前。與此鶠鳥之山在赤水之北正相近。鶠鳥者其即欽鴻之化身歟。

天子升于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郭註黃帝巡游四海登昆侖山起宮室于其上見新語。

愚案水經註引「釋氏西域記曰阿耨達大山其上有大淵水宮殿樓觀甚大焉山即崑崙山也。穆天子傳曰天子升于昆侖觀黃帝之宮黃帝宮即阿耨達宮也。」此酈道元之說也。然阿耨達大山卽今西藏阿里部之岡底斯大山阿耨達池卽岡底斯山南之瑪珀達賴池在山海經正爲弱水青水所出之崑崙西南陬一隅指一隅之地殊未足以當昆侖丘且計此時穆王經行道地亦實未至岡底斯山良由後世昆侖四陬出水之地不明故酈氏以釋氏所記來相附會歟。今攷定昆侖之邱在托古茲達阪附近惜黃帝故宮遺址後世莫傳今無可尋究耳。郭

註引陸賈新語之說亦見僞列子張湛註今新語無此文

天子北征舍于珠澤以釣于流水珠澤之藪方三十里天子曰崑崙以守黃帝之宮南司赤水而北守春山之寶

愚案珠澤有流水未審卽今後藏北境之巴哈納木爾池否春山卽山海經之鍾山春鍾同音字郭註山海經已言之穆天子傳春山在崑崙之北與山海經崑崙在鍾山之南正合南司赤水北守春山之寶見昆侖與赤水相接之密亦可爲崑崙地而並不荒廣之證然赤水實在昆仑之東南而春山實在其西北畧舉而言故祇云南北耳春山即今帕米爾諸山見後自崑崙至春山當經今後藏北境至帕米爾高原今大山戈壁障之人跡希通惟知新疆之克勒底雅至後藏之招正葉爾羌至阿里之阿魯克城皆有通路而皆與穆王經行之途不合不知其通道何在也

天子北升於春山之上。以望四野。曰。春山是惟天下之高山也。孳木華不畏霜雪。天子于是取孳木華之實。曰。春山之澤。清水山泉。溫和無風。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所謂縣圃。曰。春山百獸之所聚也。飛鳥所棲也。爰有赤豹白虎。熊羆豺狼。野馬。野牛。山羊。野豕。爰有白鳥青鶻。執犬羊。食豕鹿。

愚案。山海經一書。同一山水而有數名稱者。不一其例。既見於此。而又復見於彼者。亦不一其例。故西山經有鍾山。北山經又有邊春之山。北山經云。『邊春之山多葱』。『郭註』。『或作春山』。邊春之山。即春山可知。更觀穆天子傳。春山之範圍甚廣。（攷見後穆王歸里西土之數條下）此當以其在邊隅之一部。故名曰。邊春之山歟。其山上生葱。顏師古漢書註已引西河舊事。以證明之。今人在新疆目驗著書者。亦言其上多生野葱。足證山海經之言不謬。葱嶺本帕米爾諸山之一峰。春山。

即今帕米爾諸山故得兼有今之葱嶺也。春山之澤即今帕米爾山上之哈拉庫爾湖俗猶呼之曰大龍池。近蔣觀雲先生著中國人種攷歷引僧惠生立裝及馬可保羅之紀行皆記載此湖證據甚詳茲節錄其所稱引者云。西域記商彌國東北踰山至波謎羅川(即帕米爾)中有大龍池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十餘里據大葱嶺內當瞻部洲中其地最高也水乃澄清皎鏡莫測其深色帶青黑色味甚甘美潛居則鮫螭魚龍鼈鼈龜鼈浮游乃鴛鴦鴻雁鴛鵝鸕鷀諸鳥大卵遺棄荒野或草澤間或沙渚上(中略)厥後千八百三十八年英國將士烏德氏歷險至此遂證馬可保羅所言謂帕米爾之原高於海面一千五百六十丈土人呼之爲地頂前有大湖土人呼之爲草肥澤此草食瘦馬不至二十日即膘壯力健(中略)今據地理家所考究此湖居嶺頭一萬三千九十九尺之高雪山四繞周圍凡二十七八里中有大島水含鹽氣然少

苦味畜類好食之湖畔諸溪多草爲土人之好牧地水中有魚又禽鳥衆多環集湖邊以上蔣先生自言以爲與穆天子傳所謂春山之澤云云悉合其說是也惟先生又謂此湖卽阿耨達池則不如鄒代鈞西征記程說阿耨達池之通又謂山海經崑崙南淵深三百仞（當是今羊卓雍湖）亦即此湖則不知崑崙南淵係指藏中諸湖說皆紕繆未敢苟同至如山海經云槐江之山實惟帝之平圃郭註卽立圃也蓋今本穆天子傳玄作縣槐江之山南望崑崙與春山在崑崙之北合則山海經於此春山之澤所在者又別名之曰槐江之山矣畢沅校註山海經據十六國春秋太平御覽之說以今甘肅甘州張掖縣北之鷄山當縣圃是則誤据後起好事者附會之說不足論矣。

天子西征至于赤鳥之人曰赤鳥氏先出自周封兀璧臣長季綽于春山之風以爲周室主曰口山是惟天下之良山也寶玉之所在。

嘉穀生之草木碩美。曰赤烏氏。美人之地也。寶玉之所在也。

愚案。穆天子傳後又言赤烏氏春山是。穆王自春山行至赤烏氏春山。當即自今帕米爾山而仍西行至其連麓。今溫都斯坦本帕米爾山之連麓出玉。玉工善製玉有名。與穆傳此言赤烏氏寶玉所在之文合。疑卽赤烏氏春山所在矣。山海經大荒西經云。有西周之國姬姓后稷之弟曰台璽。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穀。始作耕有赤國妻氏。海內經云。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大比赤陰。是始爲國。叔均一人而或言爲稷之侄。或言爲稷之孫。當由傳聞異詞。大比二字不可解。赤陰。赤烏。陰烏。一聲之轉。云赤陰。是始爲國。當即赤烏。其人始立國。而國名赤烏。是可爲赤烏氏。先出自周宗之證。春山之虱。虱當爲蜀之鵠。文爾雅釋山獨者蜀春山之蜀者。即春山之獨出不相連屬者。賈子修政語上云。堯身涉流沙地。封獨山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叟。循其

文次。自流沙而獨山而西。王母似獨山。即此春山之蜀。而亦爲上古之名山。在今溫都斯坦矣。口山是惟天下之良山也。口山闕文或即是春山二字。赤烏氏美人之地者。山海經亦謂之赤國妻氏。妻氏者以其女子宜爲人妻。而名之歟。后稷之葬。在今新疆喀什噶爾之地。畢沅校山海經海內經云。西南黑水之間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蓋天之中。素女所出也。（風俗通引黃帝書。泰帝使素女鼓瑟之。素女當出此地）並據此赤烏氏美人之地。亦在今溫都斯坦。然則今帕米爾大山東西兩側之地。皆爲上古產美女子之名邦。離騷「登閭風而縹馬哀高邱之無女」一段文字。亦極言西方美人。則西方美人誠豈虛構之詞哉。高邱即崑崙之邱。而大荒北經云。有「女子衣青衣。名曰赤水女子獻。」與炎帝之妻曰赤水氏聽訛。赤水出崑崙之麓。是又西方美人之以產地特名者歟。夫上古社會之婚制。原出掠婚。因有異。

種姓之匹合。所謂素女或即白種女子。未可知也。則是所謂赤烏氏。先出自周者。蓋周之支庶出鎮此邦。猶少康庶子之於越。泰伯之於吳。元拔都之於俄。旭烈兀之於埃及。相類一例之事。且考詩奕奕梁山篇之韓侯。今三韓之韓所自出。周之盛時。血統所衍之區宇。西抵今帕米爾。東抵今滿韓。不爲不廣矣。

天子北征濟於洋水。天子北征東還。至於黑水。西膜之所謂鴻鷺。愚案山海經海內西經。臚叙崑崙四隅出水。惟東南東北兩隅各止。一水。河水赤水是也。而西南西北兩隅皆各二水並流爲特異。西南隅二水。弱水青水已詳前考。其西北隅二水。海內經云。「洋水黑水出西北隅。以東東行。又東北南入海。」得穆傳互證。驗諸今地形而亦歷歷不爽。穆傳後又言。「自赤烏氏春山東北還至羣玉山截春山以北。」是明明穆王自今帕米爾之西折回。截帕米爾山北而東還。(即漢通西)

域北道自疏勒踰葱嶺之路由此路而折回)道經今新疆之葱嶺而喀什噶爾而和闐道逾洋水終循黑水所謂洋水即今喀什噶爾河所謂黑水即今哈喇哈什河下流合併而爲塔里木河又東而爲羅布泊泊即古沕澤下流爲沕澤上流必爲沕水故今塔里木河即古沕水也山海經有同一山水而數名之例如海內經「北海之內有幽都之山黑水出焉」而北山經「毋逢之山西望幽都之山浴水出焉」黑浴二名一水即今北滿黑龍江上源是其一例也故崑崙黑水亦有沕水之名山海經不言沕水所出之山正惟其即黑水之故西山經「長沙之山泚水出焉北流注於沕水」郭注「烏交反又音沕水色黑也是郭璞已知沕水色黑惜未能正言其爲即黑水耳」(桂馥說文義證亦謂沕即黑水)今塔里木河之名即魏書唐書之達利水同音自漢人誤以爲黃河之最上源而古洋水黑水合流之名實俱爲所奪漢書西域

傳南北大山之中央有河。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南河北河。即今葉爾羌。河及喀什噶爾河。而不知其即古黑水。一出于闐。即今哈喇哈什河。而不知其即古黑水。清人考證河源。多有訂訛之說。而孫星衍氏言之尤爲核實。其水經注校語曰。『山海經註。泲澤之水有口。泚水出長沙山。北流。邱時水出槐江北流。逢水出單山西流。杜水邊春水受櫟水。櫟水又受邊水西流。匠韓水出灌題山西流。敦薨水出敦薨山西流。凡六水皆注泲澤。澤即蒲昌海也。』山海經言敦薨水出於崑崙之東北隅。實惟河源。是山海經以敦薨水爲河源。其餘諸水本各有名。後人妄生異說也。』孫氏此語足破千古之惑。然猶未能知黑水之說也。經愚茲考定。則更發前人之所未發矣。又山海經記水道。更有特別之古例。即水道所經能穿山踰海而行是已。（參照前考赤水之說）有如黃河。源出敦薨山之敦薨水。注泲澤。出崑崙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

渤海。又出海外。入禹所導積石山。由今言之。即源出今新疆天山之裕勒都斯河。哈布齊哈河。開都河三河合流而入羅布泊。更出阿斯騰塔嶺之南。有色爾騰海。及鄂陵海。札陵海等。古當爲通連之渤海。更出此海。而至大積石山。即入禹所導積石山。夫經如此之穿山踰海而來。爲中國黃河。使今人言之。必爲不通。然古人既有此成例。違之則古書亦必難通。故治古書不能不姑從其例也。（今人言西喇木倫河亦名潢水。即古與黃河通流之證。後經火山隆起而中絕。云云據此推論。或今日視爲穿山過海之事實。而在古不如是。因經陵谷變遷而然。然其文字上之證據則甚少矣。是以即黑水而論。今甘肅安西州屬有黑水。距塔里木河中隔許多山川。而古人實以爲一條之黑水。治禹貢黑水者。惟此說足以解其紛。而不能謂之不通。至如梁州之黑水。自當以山海經南山經雞山所出之黑水（即瀾滄江）爲是。語涉經生範圍。

因言黑水而并及焉。又舊地志據寰宇記云酒泉縣有鴻鷺山謂即此穆天子傳之所謂鴻鷺此鴻鷺明非謂山夷語謂黑曰哈喇水名鴻鷺猶山名合黎皆哈喇之對音耳西膜之膜本書膜拜字同此舉手加頭稱南膜拜者西胡人禮也當因此而名西膜今人或以爲塞米人種未必然矣。

天子乃封長股於黑水之西河以爲周室主郭註即長臂人也長脚人國又在赤水東皆見山海經

愚案山海經大荒南經「有張弘之國在海上捕魚」海外南經亦云「長臂國捕魚水中」弘肱同從_二得聲張長通用字張弘即長肱長臂長肱同義西方食魚之民族也大荒西經有「長脛之國」即郭註「長腳人國」海外西經又有「長肱之國在雄常北被髮」人長大則臂肱也脛股也脚也覺無一不長故有異名其實同一耳論語被髮

左衽。漢書終軍傳解編髮削左衽被作編顏師古曰「編讀曰辯是被編辯一音之轉通用字故長股亦同是有辯子之北族歐洲中世諸國之人多有辯子猶憶乾隆府州廳縣志云荷蘭俗稱紅毛夷其人深目長鼻髮鬚皆赤足長尺二寸頑偉倍常疑長股亦不過此類形狀希見多怪故以爲異然封以爲周室主必周室之支裔決非僭種之先也豈吾三代以上席地而坐之華人矮小似倭人而以有辯子之北方同族爲特長大耶黑水之西河河當爲阿之誤阿曲也殆今哈拉哈什河入塔里木河之水曲處也國語魯語「稷勤百穀而山死」韋昭註「死於黑水之山」山海經海內經「西南黑水之間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西山經「峩山丹水出焉而流注於稷澤」「槐江之山西望大澤后稷所潛也」峩山之峩亦作密今葉爾羌河西源之澤普勒善河葉爾岱山是也丹水即密爾岱泉流入葉爾羌河西源之澤普勒善河葉爾

羌河入塔里木河。塔里木河卽黑水。故今塔里木河上源之地。即周后稷之葬身地也。封長股於黑水。以爲周室主。殆爲后稷主祭政者耶。

天子北征東還。乃循黑水。至於羣玉之山。容成氏之所守。曰羣玉田山。□知阿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寡草木而無鳥獸。天子于是取玉三乘。玉器服物。于是載玉萬隻。郭註言。往古帝王以爲藏書冊之府。所謂藏之名山者也。

愚案前攷。洋水黑水分踞今塔里木河之上游。穆王行蹤極爲明白。可曉。而北循黑水。至於羣玉之山。一語尤爲審知。黑水所在之要證。羣玉之山非今和闐莫屬。故知黑水卽今哈拉哈什河。今哈拉哈什河回語黑玉河之義。旁又有合流之玉瓏哈什河。回語白玉河之義。皆後起之名。非古也。漢書西域傳。褚云于闐多玉石。梁書西南夷傳。卽有于闐玉河之目。更徵之唐玄奘西域記。瞿薩旦那國產白玉蠶玉。瞿薩旦

那即于闐之延。音文獻通考。宋建隆三年于闐王李天聖使貢玉。使者言國城東有白玉河。西有綠玉河。次西有烏玉河。源出崑崙山。去國城一千三百里。每歲秋水小之後。國人取玉於河。謂之撈玉。據今和闐卽古于闐。今人目驗著書者亦言其河中產玉石甚多。大者如盤。如斗。小者如拳。如栗。各各不同。其如雪之白翠之青臘之黃丹之赤墨之黑者爲上品。一種羊脂朱斑。一種碧如波斯菜金邊透濕者尤爲無上上品。蓋于闐出玉古今未嘗少變。(或言今已轉盛於葉爾羌河)羣玉之名正由其出。各色不同之玉而來。特上古以名山而曰羣玉之山。後世以名水。而曰白玉河。黑玉河云云爲異耳。穆王先是以季夏升春山。及此際當已屆秋後。正在水漲退去而玉出可取。故循黑水之河流。極一時之游觀。以至於羣玉之山。或沿途撈玉爲樂。未可知也。所謂羣玉之山平阿無險。四徹中繩者。又與一切經音義云「于闐梵言瞿薩」。

旦那譯言地乳國其國忽然隆起其狀如乳之意味相近上古顏之曰羣玉之山明係寶山故爲容成氏之所守先王之所謂策府列仙傳云「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其即容成氏歟策府郭璞解爲書冊之府老子爲周柱下史職司藏書後遊流沙不知所終于闐正在流沙中據文獻通考云「于闐西百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化胡成佛不可信而于闐爲先王藏書冊之府故老子特往遊歟至於寡草木無禽獸必以多玉石之故也漢時西域通南道和闐猶當孔道唐後漢南道淪沒至今和闐冷僻而葉爾羌轉達繁盛此則滄桑之變尤有今昔之感矣舊地志以今甘肅肅州之嘉峪山當羣玉之山誤不足論。

天子西征至于劙閩氏命劙閩氏供食六師之人于鐵山之下天子祭于鐵山祀于郊門

愚案楚辭屈原遠遊篇。朝發軻於太儀兮。夕始臨於微闕。微闕當卽剏闕之同音。字漢書西域傳。莎車有鐵山出青玉。徐松補注曰。今葉爾羌河所經之密爾岱出青玉。穆天子傳天子祭鐵山御覽以爲即莎車鐵山。徐氏之說是也。書禹貢。雍州貢球琳琅玕。顧命

「天球」。鄭玄曰。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天青色。漢書上林賦。

「玫瑰碧琳」。西都賦。琳瑯青熒。皆言琳爲碧色。張衡四愁詩曰。

「何以報之青琅玕」。曹植美人篇曰。腰佩翠琅玕。故球琳琅玕。

皆卽今密爾岱山產之青玉。書。憂擊鳴球。球卽磬。今密爾岱玉猶供磬材。故出青玉之鐵山。卽今出青玉之密爾岱山。山海經峩山丹水出焉。峩山亦卽密爾岱山。(峩音密與密爾岱之密猶古今同音也)丹水卽密爾岱泉。賈誼惜誓云。涉丹水而馳騁兮。右大夏之遺風。

賈誼生於西漢之初。去古未遠。所言竟與後出之晉世汲冢穆天子傳。

昭合誼言涉丹水與穆王徑行鐵山同一道出今葉爾羌之密爾岱而涉丹水而馳入大夏則穆王經鐵山而西亦必西入大夏無疑矣是今密爾岱山又實在上古當東西陸路交通孔道之衝也今葉爾羌猶爲西入中央亞細亞惟一之通衢其所由來者遠矣北堂書鈔引穆傳作祭于鐵山祀于郊門與今本異茲審從之第不知郊門爲何者之郊門耳豈周代西方之郊門在是耶

天子已祭而行西征至于鶻韓氏爰有樂野溫和穄麥之所草犬馬牛羊之所昌寶玉之所□天子大朝于平衍之中乃命六師之屬休愚案漢通西域南道自鄯善傍山西行至莎車自莎車踰葱嶺出大月氏安息大月氏本大夏之地安息本波斯故地古書言西行出大夏者不少穆王此行亦出大夏故西征至鶻韓氏鶻僕同音已見前考鶻韓疑即今撒馬爾罕之縮音薩馬爾罕者唐書稱之曰颯末建亦稱薩

末鞬肥城之義。(薩末肥也虔城也)大夏之故都也。穆傳樂野溫和云。云山海經海內東經郭注。大夏國城方二三百里。地和溫宜五穀。是誠不負其爲肥城矣。然樂野則卽山海經海外西經之大樂之野。經云「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儻九代在大運山北。一曰大遺之野。」大荒西經「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名曰夏后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竹書紀亦天穆大穆二文並見。文見帝顓頊三十年帝啓十年蓋地當今西人名曰土耳。其斯坦之東南高坡地阿母河之上游土脈肥沃河道暢達亦有游牧草地實爲中亞精華之所萃而上游聯溫都庫土山之北面。故山海經曰「大運山之北高二千仞。」大運山殆即溫都庫土山下游爲平原即撒馬爾罕都城所在。故穆天子傳又言天子大朝於平衍之中。驗諸古今地形殆一一同符而足信也。

天子西征至於元池

愚案今西爾河阿母河兩河之間有乍拉福山河其支叉最多下流所入之哈拉庫勒湖土人語謂黑湖之意或即是元池元當本作玄黑色也然據洪鈞元史譯文證補曰明季以前阿母河實入裏海泰西古書從未言及鹹海近德國人考紀行之書因疑昔時西爾河亦合於阿母河以入裏海而鹹海巨浸爲最數百年渟蓄而成云是則沙漠水道古今變更頗有可證誠非可執今地形以論矣

天子乃遂西征至苦山於是苦食

天子西征宿於黃鼠之山

愚案此時穆王似已西南入今波斯北境諸山皆不能指定當今何山所謂黃鼠之山者唐書于闐傳「西有砂磧鼠大如蝟色類金」蓋沙磧之鼠毛色亦與沙色類似生物之保護色使然殆其山在沙漠中因生此黃色之鼠故名黃鼠之山歟

乃遂西征至於西王母之邦

愚案竹書紀。穆王西征至崑崙邱見西王母。於文甚略。不如穆傳之詳也。西王母一國爲今西人熱心研究中國古史之一要件。蓋欲藉以知我國古代與西方之交通也。此非羅列古書以證明之。無以釋吾人自任之天職。今考西王母之邦古亦稱沃民之國亦曰三危之國。呂氏春秋本味篇「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丸沃民所食」（高誘註丸古卵字）淮南子墜形訓「西王母在流沙之瀕」足證沃民與西王母地非相隔。而山海經尤爲明白可據。大荒西經云「有西王母之山」（此句從郝校正）壑山海山沃民之國。沃民是處。沃之野鳳鳥之卵是食甘露是飲。凡其所欲其味盡存。爰有甘華甘祖白柳視肉三蹠璇瑰瑤碧白木琅玕白丹青丹多銀鐵鸞鳥自歌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處。是謂沃之野。有三青鳥赤首黑目。一名曰大鷇。一名曰少鷇。一名曰青鳥。此記沃民國一段文字。有西王母之山有三青鳥。則沃民國非卽西王。

母之邦而何此古西王母國亦稱沃民國之證也。又山海經西次三經「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郭註「三青鳥爲西王母取食別自棲息於此山竹書曰穆王西征至於青鳥所解」故郭又讚曰「山名三危青鳥所憩往來崑崙王母是隸穆王西征旋軫斯地」是以穆天子傳西征至於西王母之邦與竹書西征至於青鳥所解文殊事一而古以青鳥所居有名之曰三危之國者呂氏春秋求人篇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淮南子時則訓「西至三危之國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之野」試細考之證之山海經三危在崑崙西三千三百里（校漢書司馬相如傳言西王母所居之陰山更在其西四百二十里）決非今甘肅肅州之三危並其巫山亦決非今四川夔州府之巫山至其曰積金之山曰石城金室則沃民國多銀鐵矣曰飲氣之民曰飲露吸氣之民則且一部山海經祇有一沃民國特甘露。

是飲矣。(海外西經諸天之野天係沃之省文)皆足以明三危國之內容與沃民國之內容同一。夫既三危沃民之內容同一。沃民國即西王母國而三危國非即西王母國而何。又若曰不死之野則淮南子冥覽訓「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惟不死之野而有不死之藥更爲三危國即西王母國之證。此古西王母國亦稱三危國之證也。雖然古西王母之邦果當今何地乎。則尙須詳言以明之一。一部山海經止有一沃民國記出白木。郭註「樹色正白。今南方有文木。亦黑色也。」是郭璞以文木釋白木也。蓋文木有白黑兩種。古書或止言白色者。或止言黑色者。皆偏舉以互該也。文選吳都賦註文木材密緻無理。色黑如水牛角。周書王會篇「夷用闔木」。何秋濤箋曰「夷即波斯方以智通雅曰闔木即烏文木也。古今註烏文木出波斯國」。何氏之說是也。楚辭屈原九章云「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比。

壽兮與日月齊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日余濟乎湘江。」其云遊瑤圃。
(卽鍾山東之瑤窟見前)登崑崙而後及於南夷。南夷正即王會篇之
夷。自古載籍記西域輸來之文木所出之國止。一波斯與一部山海經。
記出自白木者止。一沃民國正合則可知。其並無他國產此得相蒙混故。
據文木一物而可推定沃民國即波斯國殆無可疑。又若沃民國有海
山壑山波斯南有阿勒富海北有裏海。沃民有璇瑰瑤碧琅玕白丹青
丹多銀鐵隋書西域傳亦列舉波斯產眞珠頗黎珊瑚瑪瑙水精火齊
金銀銅鐵諸物。沃民產鳳卵隋書亦記波斯產大鳥卵。(此係今鴟鳥
之卵或鴟鳥即爲古人所稱鳳之一種)皆足爲沃民即波斯之證。故
沃民即西王母國亦即波斯國此西王母之邦當在今波斯地者一也。
吸氣飲露旣爲西王母國之一內容條件而他書之言吸氣長生者楚
辭屈原遠遊。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中畧)順凱風

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中畧）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邱兮。留不死之舊邦。（舊邦解見後）至於賈誼而言之更詳。其惜誓篇曰。「馳騖於杳冥之中。休息乎崑崙之墟。樂窮兮而不厭兮。願從容乎神明。涉丹水而馳騁兮。右大夏之遺風。（中略）乃至少原之墜兮。赤松王喬皆在旁。二子據瑟而調均兮。余因稱乎清商。澹然而自樂兮。吸衆氣而翱翔。長生而久饌兮。不如反余之故鄉。」今考屈子所言之南巢。即賈生所言之少原。非放桀之南巢。或言南方巢鳳之地。近是矣。列仙傳。「赤松子至崑崙常止西王母石室中。」足證赤松子與西王母同處。而屈賈二子所詠皆確。即西王母之邦矣。莊子大宗師篇「西王母坐乎少廣」。少廣亦即少原。而賈生賦中明叙少原在大夏之西。既在大夏之西。非即波斯而何。（故大夏西境與波斯相接）蓋今帕米爾高原左右。即古都廣之地而。

其西之波斯高原即古少廣之地。西王母坐少廣又爲西王母在波斯之證。此西王母之邦當在今波斯地者二也。更據漢書司馬相如傳。低徊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覩西王母。畧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烏爲之使。」張揖曰：「陰山在崑崙西二千七百里。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首蓬髮畧然白首。石城金室穴居其中。三足烏。三足青鳥也。主爲西王母取食。在崑崙墟之北。」此張揖所說語皆有本。謂石城金室穴居則今西式房屋（梵宇琳宮全）即是穴居。斷非窟土而處之穴居。謂三足烏即三足青鳥。青鳥即烏與西主母自歌烏鵲與處之文亦合。而謂陰山距崑崙之里數二千七百里。則即本山海經西山經自崑崙之丘至陰山之里數以爲言。與此穆傳後言自羣玉之山以西。至於西王母之邦三千里之數所差無多。且司馬相如生於西漢作賦未見晉發汲冢之穆傳。（司馬相如與賈誼皆西漢人所言皆合山經

穆傳蓋皆有本)張揖據山海經而作解亦未根據穆傳然兩皆不謀而合可爲穆傳作證不能謂之偶合呂氏春秋古樂篇黃帝令倫伶作爲律自大夏之西乃至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漢書律歷志說苑修文篇風俗通聲音篇阮隃之陰皆作崑崙之陰阮崑同音通用字喻崑一聲之轉阮喻崑崙一也崑崙之陰即陰山所在也故陰山者崑崙之陰之山也蓋古人以西方廣遠多被以崑崙之名猶之今西人以安息卽亞細亞(安息亞細亞對音)一隅之地名而爲轉被於亞細亞全洲之名故古有狹義名稱之崑崙不過西藏新疆間一隅之山而廣義名稱之崑崙則不然實橫亘於今東西兩亞細亞(崑崙之合音爲橫今蒙古語猶謂橫曰昆都倫殆崑崙山本即橫山之意)凡今崑崙山系附近相連之諸山皆是詳言之今崑崙山脉連接之溫都庫土山脈迤西諸山脈直走阿富汗波斯境內適當天下之脊皆古崑崙也楚

辭天問「崑崙縣圃其尻焉在」又古稱崑崙去嵩高五萬里語不盡實而其遠則可知矣要之陰山即崑崙之陰崑崙在大夏之西則陰山非在波斯而何在而西王母居陰山西王母國又非在波斯而何在此西王母之邦當在今波斯地者三也近蔣觀雲先生著中國人種考謂古書言西王母必兼言玉故當以玉之產地考定西王母所在之地愚謂古代西方貢玉之邦不一徒以玉爲根據則其根據危矣考西王母入貢有二大事其一爲蓋（或作益）地圖（拉克伯里謂巴比倫亦有山海經一書未知即此圖說否）姑措弗論其又一爲貢白玉琯此則關係中國樂律之根據問題所關甚大古書亦言之鑿鑿故必以玉合音樂而言方得成立攷定西王母所在之一要件尙書大傳舜以天德嗣堯西王母來獻白玉琯大戴禮少間篇西王母來獻其白琯漢書律歷志風俗通音聲篇晉書律歷志宋音樂志符瑞志亦均皆言西王母獻

白玉琯之事。而說文云。『管如箋。六孔從竹。官聲。』古者琯以玉。舜之時。西王母來獻其白琯。前零陵文學姓奚。於冷道舜祠下。得笙玉管。夫以玉作音。故神人以和鳳皇來儀也。又晉書律歷志。既據呂氏春秋諸書。謂伶倫自大夏之西。乃至崑崙之陰。取竹之嶰谷。生其竅。厚均者。制十二笛。寫鳳之鳴。以定律呂。復言。『黃帝作律。以玉爲管。長尺六孔。爲十二月音。』然則上古造律。當黃帝時。實已竹玉二具。並用矣。其竹必取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則其玉亦必取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可知何也。竹玉二物。他處儘有。而材堪樂律之竹玉。則非自彼處而來。不可。抑或已成之竹管玉琯。自彼處來耶。故舜時中國大盛。西王母復來貢白玉琯。明非尋常之貢物也。然仙樂鳳和。實惟中國樂律之原。而仍不越於崑崙之陰。今波斯之地。此西王母之邦。當在今波斯地者四也。此外爾雅釋地。西王母在西荒。易林弱水之西。有西王母。皆觀於前。

之說明而可以曉然。又博物志有西王母仙桃。今西人謂桃爲波斯果。是即桃之一物亦可爲西王母。當在波斯之證。蔣觀雲先生中國人種考引「一八八〇年愛台爾氏英譯穆天子傳。或據波斯詩人富爾達伊詩史引波斯古傳襄西陀女王與摩訶晉王穆罕婚而摩訶晉爲大秦。即支那穆罕王爲穆王。襄西陀爲西王母」此事愚未能深考。而要亦與西王母當在波斯之說合。抑更進論之。據元史譯文證補云。「花刺子模地名最古。中國周初波斯之火教書已見此地名。春秋時波斯以箭頭鑄石亦見此名。」愚謂花刺子模即華胥之對音也。蓋中國與西方之關係遠矣。今西人之治人種學者。謂義蘭高原一隅爲人類肇生之所。中國古稱西方曰金邱。曰沃野。〔淮南時訓〕直視爲黃金世界。之天國。亦已情見乎。詞波斯本亦名義蘭。疑沃民之沃。卽義蘭之譯。義蘭本爲優越先進之義。沃則爲土地肥沃之義。或者東西主客之觀。

念微殊而東人直視之爲埃及園也歟雖然神仙之說實起於西方高地多山仙之造字從人從山本山人之義僊字從翟翟者升舉也登山亦爲升舉也升山必大呼吸故吸氣著焉山地鮮水夜涼露生故以飲露稱焉凡皆無甚足怪之事也音樂宗教有切密之關係則音樂又爲神仙之武器也而長生之術別一問題非本篇所暇及矣今但當一究波斯全國氣候互異惟其舊京伊斯巴亨一地終年似七八月之間天氣爽朗清和各國所無此則或洵爲古仙人所宿壹氣和德（見前引屈原遠遊）之鄉而即西王母之邦之故都所在歟未可知矣雖然西王母似又有舊居在焉山海經西山經言「西王母居玉山」海內東經「西胡白玉山在大夏東」玉山即白玉山在大夏東則必爲今新疆之于闐諸山矣故屈原遠遊曰「仍羽人於丹邱兮還不死之舊邦」丹邱即丹水之山丹水即密爾岱泉海內經「黑水之間有山名不死

之山」黑水今塔里木河足證舊邦在今新疆而有舊邦則必有新邦推而言之舊者在今新疆新者在今波斯而兩皆曾爲西王母之所都居共稱不死之鄉者歟然至周穆王之時而西王母專移居波斯或者不無東西人種消長之關係歟又如漢書地理志「金城臨羌縣有西王母石室仙海鹽池」臨羌在今青海境內仙海即今青海鹽池即今達布遜淖爾十六國春秋「張駿酒泉太守馬岌言酒泉南山有石室西王母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卽此山」酒泉今甘肅肅州。南山即今甘肅青海間之祁連山此則青海酒泉本皆在古崑崙之附近豈西王母治宇所及而爲離宮之所在耶抑後起之好事者所爲耶惟馬岌謂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卽此山則斷然不足信矣日本依田雄甫氏著讀史地圖即採班固馬岌之言註西王母於青海甘肅之間蓋未之深攷也。

天子賓於西王母執白圭元璧以見西王母

愚案山海經「西山經」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謂曰如人則神而非人也然山海經本夏禹之書虞夏之世羣后亦稱羣神尙在神權時代故西王母雖稱神而實人本一諸侯耳豹尾虎齒者殆爲古時一種之儀式今稱假面具今西藏喇嘛會猶有此俗（喇嘛會之假面具種種不一頗滑稽可笑見日本刊世界歷史地圖）

其來遠矣山海經郭註引穆天子傳西王母云「我惟帝女」與今本穆天子傳異然與淮南子精神訓西姥折勝之文合是則曰母曰女曰姥同義相證西王母必古西方之女酋荀子大略篇禹與於西王國則又去母而僅言西王離騷「詔西皇使涉予」之西皇疑亦即此西王然至中國稱之曰王可見其必爲西方一大國矣

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

愚案史記大宛傳引「禹本紀崑崙上有醴泉瑤池」蓋禹學於西王國故稔知彼邦此水而記之今人或以今帕米爾之哈拉庫勒湖卽舊稱大龍池者當之按哈拉庫勒周圍復有數湖實春山之澤而非此瑤池也山海經西山經槐江之山爰有涇水其清洛洛涇卽瑤之壞文呂氏春秋本味篇「水之美者三危之露」崑崙之井沮江之丘名曰搖水「搖亦即瑤字沮江卽槐江也然案山海經道里槐江之山不當在西王母之邦疑風水之美者古皆名之曰瑤水也今西人考帕米爾山之哈拉庫勒湖水含鹽氣而少苦味畜類好飲之意者瑤池醴泉正指此哈拉庫勒湖之屬不過西方之鹽水湖而一種水味較美者抑或此觴西王母瑤池上之瑤池正猶瓊室瑤臺之比以人工而成之者歟今波斯地誌不詳無論成於天然與成自人工者俱未能明指何一湖泊爲

西王母之瑤池也。

西王母爲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

愚案古西王母之邦今波斯也波斯環境皆山氣候互殊惟其古京師曰伊師巴亨一地風景絕勝四時常如秋季七八月之間天色晴藍間有纖雲如草際微雪（據薛福成鑒定續瀛寰全志）是與西王母所詠白雲在天山陵自出者正自密合故今伊斯巴亨必爲古西王母之所都居直可指天象以爲證也又伊斯巴亨之地棄置金鐵之器於路側經月不鏽蓋爽朗清和之氣地球各國所無也故古稱積金之山飲氣之鄉誠舍此地而莫屬且其附近山谷之地沃壤連雲稻麥之富溢出各境殆眞所謂沃野仙居於今尚在惜乎佔地面積憾不甚廣耳。

天子答之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天子遂驅升於弇山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以吟曰北徂西土爰居其野虎豹爲羣於鵠與處郭註弇山弇茲山日入

所也

愚案東土與西土對稱。明明東西兩大帝國敵體抗衡之稱。謂自穆王西征而荒服者不至。豈中國大一統之局自茲已破耶。蓋三代以前。東西對抗成橫局。與後世漢有匈奴。唐有突厥。南北對抗成縱局者不同。此中不無有文化升降之關係。然姑措弗論。今攷西土即書堯典之所謂宅西。曰昧谷者是也。顧自來經生多以秦漢隴西之西縣釋之。誤矣。試詳徵之。墨子節用篇。昔者堯治天下。南撫交趾。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韓非子十過篇同)大戴禮少間篇。「昔虞舜以天德嗣堯。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趾。出入日月。莫不率俾。」淮南子主術篇。「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至陽谷。西至三危。莫不聽從。」修務篇。「堯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賈子修政語上。「堯教化及雕題蜀越。撫交趾。身涉流沙地。封獨山。」

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叟。北中幽都及狗國與人身而鳥面及焦僥。綜此諸家所述。及更有散見於他處者。大抵稱神農堯舜之世。南北所至地名無甚異文。南至交趾。至今越南地。北至幽都。至今外蒙。肯特山而東西所至。則異文特甚。或虛言之曰。至日月之所出入。或實言之。則東之所至。曰暘谷。曰黑齒。曰鳥面(卽鳥夷當別考)。今日本地也。西之所至。曰三危。曰沃民。曰西王母。(此更可作前考。西王母沃民三危爲一之證)。今波斯地也。是可知堯典羲和四子所宅之地。名本大同。於諸家所述。其宅西之西。與穆天子傳之稱西土同目。爲西皆不過異文之一例耳。列子周穆王篇曰。迺觀日之所入。即穆傳之登弇山一事。然列子爲晉人僞書。不足據。郭璞以弇山爲卽弇茲山。弇茲亦作崦嵫。山海經西次四經。「崦嵫之山。若水出焉。而西流注於海。」郭註「禹大傳曰。洧盤之水出崦嵫山。離騷「望崦嵫而勿迫。」王逸註「崦嵫。日所入。

山也。下有蒙水。水中有虞淵。蓋苕水洧盤蒙水殆一水也。今未詳在今波斯何地。據塞來語。謂歐羅巴者。暗黑日歿之意。即日歿國之義也。意者。弇山觀日入之處。視線竟遙達今之歐羅巴歟。穆傳西王母數歌。多係每句四言。自係譯文。非彼中語。漢書西南夷歌頌漢德詩二篇。亦每句四言。殆此種語式爲古代異民族間通用之語式矣。北徂西土。旬有誤。當是徂彼西土。其時猶在人獸雜處時代。故有虎豹爲羣於鵠與處之詞也。於古文同烏字。

天子飲於溫山口考鳥。郭註紀年曰。穆王見西王母。西王母止之。曰有鳥鶴人疑說此鳥脫落不可知也。

愚案波斯境內氣候。西冷南熱中溫。此溫山者。望文生訓。其當在波斯之中部歟。觀西王母烏鵲與處云云。其時彼地直是鳥獸世界。西王母直是管領鳥獸之使者。故穆王有考鳥之舉。殆將行獵矣。郭傳引竹書。

今竹書無此文。鶻字不見於字書。或是妨害人之意義。文獻通考「波斯有大鳥形如橐駝。有兩翼亦能噉人。」即今駝鳥或即此鳥妨害人歟。

天子飲於滹水之上。乃發憲命詔六師之人。口其羽爰。有口藪水澤。爰有陵衍平陸。碩鳥解羽。六師之人畢至於曠原。曰天子三月舍於曠原。口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勤七萃之士於羽珍之上。乃奏廣樂。口六師之人翔畋於曠原。得獲無算鳥獸絕羣。郭傳下云北至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山海經云。大澤方千里。羣鳥之所生及所解。紀年曰。穆王北征行積羽千里。皆謂此野耳。

愚案滹水太平御覽八十五引作辱水。山海經西山經云。陰山北二百里曰烏山辱水出焉。水當在今波斯畢沅謂即今陝西安塞縣出之秀延川非是。且此傳有闕文。據後言。自西王母之邦北至於曠原。

之野飛鳥之所解羽千有九百里。○宗周至於西北大曠原萬四千里
之明文則是此曠原之所在於穆傳爲自西王母之邦北至曠原於
今則即自今波斯北行直抵今裏海之北俄羅斯之南部矣後魏書董
琬等使西域還具言所見分其地爲四域兩海之間水澤以南爲一域。
此兩海即今裏海地中海說詳元史譯文證補而其云水澤則卽今之
黑海也魏書猶單言水澤穆傳旣言曰數水澤復言陵衍平陸則盡包
舉黑海裏海高加索山并及附近之地而言之矣山海經海內西經
大澤方百里羣鳥所生及所解在雁門北此卽穆王出喻關時之滲
澤今內蒙古河套迤東之地或即內蒙之沙漠也又大荒北經有大澤
方千里羣鳥所解此則即此穆天子傳所言曠原之野故郭註引之又
漢書西域傳「奄蔡國北臨大澤無涯」大澤卽黑海說亦見元史譯
文證補故大荒北經之大澤自是黑海無疑而穆傳之水澤爲即黑海。

益確矣。解羽者，幼鳥解脫乳羽而成長之謂也。故漢書史記亦謂其地曰翰海。雖是指今內蒙之沙漠，非可以當此穆傳之曠原而其命名之意義固可相通也。羽珍者，積羽之邱。山海經亦謂之委羽之山也。

天子東歸，至於□之山。東征至於戊□之山。智氏之所處。天子北游於縕子之澤。智氏之夫獻酒百□於天子。

愚按戊□之山及智氏一民族俱不可攷。惟按核地望，戊□之山當屬今烏拉爾山系諸山。縕子之澤亦不能指爲何澤。或古有而今涸，未可知。

天子南征，東還，至獻水，乃東征，飲而行，乃遂東南，至於瓜鱸之山。三周若城，闕胡氏之所保。

愚案此諸山水亦不可攷。惟祇可識穆王東歸經涉道途之遙遠耳。天子乃遂東征，南絕沙衍。天子渴於沙衍，七萃之士高奔戎，刺其左

驂之頸。取其清血以飲天子。郭傳。今西方羌胡刺馬咽取血飲渴亦愈。

愚案職方外紀云。中國之北迤西一帶直抵歐羅巴東界。俱名韃而坦。其地江河絕少。平土多沙。氣候極寒。冬月無雨。入夏微雨。僅濕土而已。人罕得遍歷其地。道行饑渴。即刺所乘馬瀝血而飲云云。韃而坦。卽土耳。其。斯。坦。是今土耳。其。斯。坦。道中行人。尙有渴飲馬血之風。與穆傳。刺。左。驂。之。頸。取。清。血。以。飲。天。子。故。事。不。謀。而。合。蓋。計。此。時。穆。王。歸。程。正。在。今。土。耳。其。斯。坦。中。矣。

天子乃遂南征。至於積山之邊。鬻余之人命懷獻酒於天子。

愚案。此積山之邊及鬻余國。今亦不可攷。

至於滔水濁絲氏之所食。

愚案。山海經。海內東經。國在流沙外者。大夏。豎沙。居絲月支之國。

三國志引魏略云「流沙西有大夏國。豎沙國屬絲國。月氏國四國。」居絲又作屬絲。當卽穆傳之濁絲。居屬濁三字形音皆相近而在流沙之外與大夏相次。又核諸穆王歸程疑濁絲氏當在今新疆之西北沿水。卽巴爾喀什湖。今俄屬西比利亞之七河省地歟。

天子東征。至於蘇谷骨飭氏之所衣被。郭註言谷中有草木皮可爲衣被。

愚案蘇谷路史作胥谷。今不可考。惟按核穆王歸程當在今天山北路。據郭註所說。則文獻通考稱高昌有草實如繭。中絲如細蠶。名爲白疊。子國人取織以爲布。其殆卽此骨飭氏所衣被之類歟。

乃遂南征。東還至于長汎。重譴氏之西疆。天子升于長汎。乃遂東征。至于重譴氏。黑水之阿。

愚案黑水。卽塔里木河。已見前攷。因此推知長汎當即天山。天山山勢。

蜿蜒頗長。古亦名曰燭龍。惟汎字不見於字書。路史國名紀作琰。亦不見於字書。則其字之義不可曉耳。此重鶻氏黑水之阿阿曲也。當即在今塔里木河經焉者。(喀喇沙爾)府新平縣南折而南流之處與前封長股氏于黑水之西阿在西者不同。當一辨也。凡穆王自西北大曠原而東南馳歸。中途山川多不能鑿指其當今何地。惟至此黑水既可鑿。指又見穆王之歸並不循往轍。經春山踰洋水黑水沿天山南路而歸。則舍自天山北路踰天山而南別無他途可以至此。故愚推定穆王之升於長汎至黑水之阿爲從天山北路踰天山而南至塔里木河將再折而東歸也。

爰有采石之山。重鶻氏之所守。曰枝斯璿瑰瑣琅玕玲瓏虎瓊玕琪衡尾。凡好石之器於是出。天子升於采石之山。於是取采石焉。使重鶻之民鑄以成器。於黑水之上。器服佩好無疆。郭註今外國

人所鑄作器者亦皆石類也。

愚案據穆傳此文則重鼈氏者世界最古之玻璃製造國也一部山海經記出采石之山祇西山經之騁山一見且出水中郭註云「采石今雌黃空青綠碧之屬」係是天然之產物決非人工之製品若此穆傳則明云鑄以成器鑄者鎔鑄之謂也淮南叔真訓「今夫治工之鑄器金踴躍於爐中」說文云鑄銷金也顏師古急就篇註云凡金鐵銷冶而成者謂之鑄蓋造字之本義銷金製器謂之鑄而其引伸之義推而至於熔石製物亦謂之鑄是以穆傳此文所列舉采石之種類如枝斯璿瑰之屬皆古之人工製品熔製石質而成之寶物卽今之燒玻璃謂之采石者五色之采詳言之則即五色玻璃也夫玻璃爲最文明之人工製品不圖於此穆傳中見之曾見英日兩國人著書謂玻璃爲支那人之發明物殆亦據穆傳此文而爲言但重鼈氏之先果出自誰族今

不可考。吾人豈甘謬受儻來之榮譽。惟謂重譙氏爲世界最古之玻璃。製造國則自無不可耳。又案象胥錄云「土魯番漢車師前王庭地。唐置西州交河郡析以爲縣。有安樂城。城西北百里有靈山最大。其周行羣山約二十餘里。悉五色沙石。光焰灼人。」云云。今土魯番正當在古重譙氏境內。似有天然之采石之山矣。然又據魏書西域傳「大月支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爲五色琉璃。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卽成光澤美於西方來者。自此中國琉璃遂賤云云。則正不必恃天然之采石。自可以礦物智識之人工而成之。惜夫。今新疆之南部塔里木河之下遊已莫知舊爲世界最古之玻璃製造國所在。而今亦絕不聞。玻璃之產出不亦重可慨夫。

天子東征至於長沙之山。柏天曰重譙氏之先三苗氏之□處。

愚案山海經西次三經。長沙之山。泚水出焉。北流注於汨水。汨水。

今塔里木河也。而云泚水北注。是長沙之山當在今塔里木河之南。然北注之謂難於明定。因山海經凡言某水注於渾水之方向。多與今之方向不符故也。而長沙之山今亦不能確定爲何山。祇可知其必在塔里木河左右耳。傳文重鼈氏之先三苗氏之口處中間闕文。疑即所字。蓋言重鼈之先本三苗所處之地。歟。舜竄三苗於三危。禹導黑水至於三危。(此非青鳥所居之三危。當分別觀之)三危黑水地相密接。黑水之旁本故三苗謫居之地及周之世而已衰亡。故重鼈氏得繼居其地歟。山海經大荒北經「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氏。」海內西經「洋水黑水南入海。羽民南。」羽民即苗民。苗民在黑水之北。黑水行苗民之南。重鼈氏仍苗民之舊居。正在今塔里木河羅布泊之北。徵諸穆王踰長沢而至重鼈氏黑水。亦自密合也。

天子東征南還。至於文山。天子遊於文山。於是取采石。

愚案此又一出采石之處漢司馬相如子虛賦「琳瑯昆吾」昆吾或作琨珸後起字耳一種石之次玉者也殆必因出於昆吾而得名古昆吾國漢爲伊吾慮地今新疆迪化府之哈密廳也三國志引魏略曰大秦國出九色次玉石一曰青二曰赤三曰黃四曰白五曰黑六曰綠七曰紫八曰紅九曰紺今伊吾山中有九色石即其類「伊吾」即伊吾盧之省評是今哈密舊出采石之證也其采石亦即人工製品無疑計穆王此時行程當在哈密境內而文山即哈密境內之山歟惜夫今亦如藍田之玉久成絕產矣

天子命駕八駿之乘天子乃遂東南翔行馳驅千里至於巨蒐之人乃獻白鵠之血以飲天子因具牛羊之湧以洗天子之足巨蒐之人觴天子於焚留之山好獻枝斯之石四十

愚案穆傳此駕八駿之乘至於巨蒐氏之國亦見僞列子周穆王篇而

語意互異。此列歸躅。彼叙往蹤。適相倒置也。巨蒐即渠搜之異。文禹貢渠搜浮於積石入貢。此卽隋書西域傳云。「鑛汗國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即今俄屬費爾干省之地也。而此穆傳之巨蒐。當在今蒙古土謝圖漢之南境。計穆王自文山駕八駿之乘。東南翔行馳驅千里至此。自當在今土謝圖漢境內。故下文得言南征陽紂之東尾。經南向行抵河套之北也。水經註。「河水自朔方東轉逕渠搜故城北。此則又地當在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之東接左翼後旗界內。蓋皆後世種落遷徙故有散處之蹟歟。今哈薩克(亦作可薩克)人種蕃衍於俄屬西比利亞。以字音求之。哈薩克當即巨蒐之音轉。而克字爲其尾聲耳。是此人種今尙存在也。又不勝今昔之感矣。穆傳此言長驅千里與後言自井陘之東至宗周長驅千里路徑遠近不無微差。要各有當矣。焚留之山今不可攷。亦當在土謝圖漢南境。好獻枝斯之石云云。下文

尙有許多珍品。不備錄足見。古代蒙古之地。頗不似今之荒瘠。今杭愛山綿延千里。或斷或續。到處產黃石。如琥珀。蒙古語曰胡巴。製爲器物。瑩透可愛。（據張穆蒙古遊牧記）此殆即古枝斯之石之類歟。

天子南征陽紂之東尾。乃遂絕轡。曾之谷。至于靈璣。河之水北阿。爰有礀瀆之口。河伯之孫。事皇天子之山。郭傳。尾山後也。今西有渠搜國。禡本渠。

愚案歸紂之山已見前攷。河之水北阿。阿曲也。河套東西二折成東北西北二曲隅中。復有一折成曲隅。即此北阿也。地當在今烏喇特（舊作吳喇忒）府之西。唐張仁愿築中受降城處也。郭註有脫訛。然前已有巨蒐。此復言渠搜國誤矣。皇天子山殆即烏喇特旗西之木納山歟。

天子東征至于鄖人。鄖伯絮觴天子于澠澤之上。漸多之汭。河水之所南還。

愚案。酈國澠澤及河水之所南還。俱詳前攷。

天子東征。顧命柏夭歸于刀邦。天子南還。升于長松之墜。孟冬。至于雷首。犬戎胡觴天子于雷首之阿。曰雷水之平寒。郭註雷首山名。今在河東蒲阪縣南也。

愚案。此時穆王與阿伯作別而南歸。長松之墜。御覽五十三作長松之阪。未詳其地。水經註。河水南逕雷首山西。又南凍水注之。水出河北縣雷首山。其水西南流。亦曰雷水。穆天子傳曰壬戌。天子至于雷首。犬戎胡觴天子于雷首之阿。云云。雷首山雷水皆在今山西蒲州境內。又雷水之平寒句。水經註引作雷水之干。文義較通。

天子南征。升于彘之澄。丙寅。天子至于鉶山之陁。東升于三道之澄。愚案。彘之澄未詳。當今何地。據云南升于彘之澄。則上文雷首雷水。不當在今山西蒲州。疑南征之南。有誤文也。鉶山見前。是穆王又折而東。

抵今直隸正定府井陘縣之東矣。

天子命駕八駿之乘南征翔行逕絕翟道升于太行南濟河馳驅千里遂入于宗周。郭傳翟道在隴西謂截隴阪過。

愚案穆王此時自今井陘縣之東長驅而入今河南洛陽郭氏云翟道在隴西謬矣案核傳文翟道當在今太行山之東翟狄通用字春秋左氏傳稱狄之廣莫蓋翟道濫觴周初由來久矣今河南懷慶府城北太行陘古亦稱羊腸阪穆王殆逕此濟河而南歟。

天子大朝于宗周之廟乃里西土之數自宗周瀍水以西至于河宗之邦陽紓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陽紓西至于西夏氏二千又五百里自西夏至于珠余氏及河首一千又五百里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至于春山珠澤崑崙之邱七百里自春山以至于赤烏氏春山三百里東北還至于羣玉之山截春山以北自羣玉之山以西至于西王母

之邦。三千里。自西王母之邦北至于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羽。千有九百里。自宗周至于西北大曠原。萬四千里。乃還東南復至于陽。紓七百里。還歸於周三千里。各行兼數三萬有五千里。

愚案西夏氏珠余氏及河首襄山前俱不見傳文之中。蓋有闕落矣。漢書地理志隴西郡有大夏縣。水經註。大夏川水出西山流逕金紐城。南又東北逕大夏縣故城南。城當在今河州東南境接狄道界。蓋今山西太原古亦稱大夏。(左昭元年傳)而此今河州東南境之大夏在其西。故古亦特稱之曰西夏歟。穆王時西夏已亡。見逸周書史記解。則穆王殆逕行其故墟歟。傳文前記穆王西濟于河。爰有溫谷樂都地。鄰西夏則經逾西夏。當在此際矣。珠余氏今不可考。後漢書西羌傳。河關之西南羌地濱於賜支。至乎河首。綿地千里。水經註引司馬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濱於河首左右居也。續漢書云。河關西可千

餘里有河曲羌謂之賜支。賜支析支一也。卽黃河繞大積石之地。繞山曲折而行故亦謂之河曲。自此析支以西綿地千里。則河首東距大積石有千里之遙。故後漢書西羌傳又稱羌西北接鄯善車師諸國。然則河首者無異於謂之河源也。古河源在今羅布泊阿斯騰塔嶺諸地。已詳前攷。蓋今阿斯騰塔嶺迤南之色爾騰平川諸地。即古河首之地矣。襄山不知是何山。以音以地望求之。襄殆即崇吾之合音。即山海經崇吾之山。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與傳文前言天子南升口之所居爰有大木碩草爰有野獸可以畋獵云云正合然自此而至春山。即帕米爾山相距止七百。未免中有脫誤。據下文宗周至于西北大曠原之總結數萬四千里。而其上文逐段分記之數實止有萬三千三百里少去七百里。有脫誤明矣。又傳文末言各行兼數三萬有五千里。各行兼數者猶言往還行程合計之總數也。亦浮計一萬一千里。不知何故然竹書

謂王母西征還。履天下億有九萬里。與此穆傳各行兼數三萬有五千里之文。又大相逕庭矣。要之數字上之表示。甚易訛誤。可措勿論。而地理上之攷審。則今古同符。大較瞭如。故穆天子傳記事之徵實。決非出於僞托。可無疑也。

愚作茲攷。既竟而不禁歎言曰。此吾民族與西方之陸路交通史也。第即此而觀。吾民族已不僅歷史之古世界無與倫比。卽歷史上之光榮。亦將無與倫比也。已乃自穆王繼黃帝堯禹西征而後嗣。穆王而興者。無人焉。則又何吾民族之不競也。祭公謀父曰。「先王耀德不觀兵。」宰孔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嗚呼。德者何謂也。則德者得也。天子得天下。諸侯得國。古有竊國之喻。竊賊既得之。患失之。不敢出國門一步。此所以穆王而後無嗣蹤也。此吾民族不競之原因一也。漢人司馬遷作史記。於五帝本紀則云。「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

難言之。」於大宛列傳則更大放厥詞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今張騫窮河源惡覩所謂崑崙者乎？」又曰：「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此老宏識孤懷功在藝林不少然於此等處獨不能爲之恕則未免戶居刑餘陽氣消沮信口開河言不由衷舉先聖之偉績付諸一筆之抹倒先聖累世强行之而不足被彼一言藐侮之而有餘開後世文人輕薄之漸其罪豈少也哉。此吾民族不競之原因二也。爾後譙周亡國奴至不信西域有西王母國而近世專制淫威之君主又防民之心之外逸惡英物之醜已足不出闔闔一步而口詬超漢軼唐之盛業於是無恥之小人儒認賊作父且爲改毀古事藉資媚事粉飾有如前清四庫提要列山海經穆天子傳二書於丙部之小說類中此不尤可見專制君主及輕薄文人二者實皆喪盡吾民族之光榮歷史者耶。今也共和告成專制君主已矣而輕薄文人不識猶有幾何人在也然愚。

固深幸夫數千年來湮沒而不彰之光榮歷史。一復大彰重放無上之光榮於天壤間。縱至可珍寶如禹本紀諸書。今已盡亡。而天猶留穆傳。一書以保證吾民族之光榮歷史也。所賜不已多乎哉。昔先秦百家往往謳歌唐虞三代。由今觀之。彼等去古至近。深知光榮之歷史。故其謳歌也。誠非無的而放矢。至若漢唐以還之經術科名。一面剷除光榮之歷史。一面謳歌唐虞三代。其謳歌也。眞焚書之變。相耳聞之。近世教育學者有言曰。人類之本質在於活動。倫理學者亦言曰。人類之目的在於活動。大哉活動。由前則天性之使人不得不活動也。由後則人事之使人不可不活動也。夫惟吾先民之能大活動。故有光榮之歷史。能與他民族交通。夫惟吾民族之劣變而不喜活動。且詆毀活動。故幾亡。光榮之歷史。結果陷於閉塞。閉塞者滅亡。交通者興強。二者何去何從。惟吾民之今日。猶足自擇也。傳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雖官天下。

之黃帝堯禹西征而無後灾。而有民族思想之穆王。西征而幾不保其家。天下之私。後世引爲大戒。然而今之共和大同。盛制雖大。總統遊歷各國。亦無所妨。且吾民族向外發展之心理。亦將繼今而大起。則自今以往。非吾民族繼續其光榮之歷史。而發揮本來面目之時代耶。世多民族思想之君子。其亦將有感於愚之斯言。若猶或有終疑邃古之事。未足信者。則其人之思想。又爲何如。

穆天子傳。自晉郭璞作傳以來。攷證之盛。如有清一代。亦鮮詳攷者。檀萃註疏。博而多謬。呂吳調陽之校釋。强古就我。惟最近蔣觀雲先生之中國人種考釋。及春山之澤一事。最爲確鑿。然此外則缺如也。愚撰茲攷。既竟復在日京帝國圖書館。遍搜漢籍。及日人攷古者之所著。更無如愚茲之詳攷者。其尙有陳逢衡之穆天子傳補註。林春溥之竹柏山房。亦有所攷證。此類書不一。昔均見過。

今一時無從借檢。應須參攷俟諸異日附議。

本書提要

一 腳國在今山西歸綏道。

二 澠澤即水經註之沙陵湖今歸綏道圖爾根河下流之澤。

三 陽糸山即古陽山今河套北岸之達德爾諸山。

四 河宗之邦據唐人說西北跨今河套外東南跨今山西嵐縣。

五 温谷樂都在古湟水今甘肅西甯府之西甯河左右然有疑問。

六 積石即今青海之大積石上古當東西交通孔道之衝。

七 山海經之參吾山當爲今之巴顏哈喇山帝之搏獸之邱在其西。

八 崑崙四陬出水河水出東北陬出今新疆焉耆府及青海境內赤

魯藏布江喀喇烏蘇江二水洋水黑水出西北陬即今喀什噶爾。

河及哈喇哈什河合流而成塔里木河。

九 山海經弱水之淵即今前後藏之鴉魯藏布江附近諸湖泊。

十 山海經之炎火山即今新疆之火山。

十一 古崑崙之眞身即今新疆之托古茲達阪。

十二 古赤水即今大江初源上古亦當東西交通孔道之衝。

十三 水經註黃帝宮即阿耨達宮之說不確。

十四 春山即今帕米爾大山春山之澤即今哈拉庫勒湖蔣觀雲先生中國人種攷之說甚確。

十五 赤烏氏春山即帕米爾大山偏西之一部帕米爾山左右爲上古著名之美人產地西方美人詞非虛構或足爲上古知母不知父即原始社會之證據又或足供帕米爾高原爲人種高天原說之參攷。

十六 周后稷之葬地。在今新疆喀什噶爾之地。

十七 周人支庶東封今三韓。西封今帕米爾山之西部。

十八 羣玉山即今之和闐。

十九 古泐水即黑水。即今塔里木河。其下流爲泐澤。即今羅布泊。

二十 塔里木河即魏書唐書之達利水。

二十一 漢書西域傳之葱嶺河爲河源說不成立。

二十二 古黑水有三一即今塔里木河。一即今黑龍江。一即今瀾滄江。

江。

二十三 古水道經行有穿山過海之特例。殆視爲有神力。

二十四 長股國爲有辯子之北方同族。疑上古席地而坐之華人本

矮小。

二十五 鐵山堦山皆即今葉爾羌之密爾岱山。丹水即密爾岱泉。自

古即當東西交通孔道之衝。

二十六 樂野即山海經大樂之野。又名天穆之野。今布哈爾地。

二十七 西王母之邦。古稱沃民國。亦稱三危國。今波斯地。證據極多。

一部山海經止有一沃民國產白木爲第一要證。古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即今波斯爲第二要證。羣玉山以西三千里之里數爲第三要證。

二十八 西王母居石城金室。即西式洋房。且產白玉琯。爲上古西方文明國。然猶在人獸雜處時代。是奇事。

二十九 西王母豹尾虎齒。爲一種之儀式。即今假面具。

三十 古神仙地。西王母之都居當在今波斯舊京之伊斯巴亨。

三十一 古不死之地。有新舊二邦。舊者在今新疆。新者當在今波斯。

三十二 崑崙有狹義之崑崙。指今新疆之托古茲達阪。有廣義之崑

崙通今阿富汗波斯之高地而言。

三十三 山海經西王母居玉山當舊居今之新疆。

三十四 西王母必西方之女酋當在神權時代而稱神。

三十五 西王母謠詞合於今波斯舊京伊斯巴亨之天象。

三十六 穆王歌稱東土西王母稱西土東西敵體對稱。

三十七 中國古代神農黃帝堯禹之四境東至今日本朝鮮西至今波斯南至今越南北至今外蒙之肯特山。

三十八 中國古四言詩之語式通用於異種族之間。

三十九 西北大曠原包有今之裏海黑海高架索山諸地山海經之大澤方千里即黑海。

四十 周穆王東歸道渴於今土耳其斯坦之間。

四十一 長恨當即今天山。

四十二

發見重醜氏爲世界最古之玻璃製造國。

四十三

發見今新疆之焉耆哈密當皆上古玻璃之產地故今外國人以玻璃爲支那人之發明物。

四十四

巨蒐氏即渠搜族居今蒙古不如今世之荒瘠。

四十五

西夏氏當在今甘肅河州東南境之接狄道界。

四十六

河首襄山皆在今青海河首北接新疆焉者襄山疑即崇吾

山之對音。

四十七

本攷之作自認發見上古三代無上之光榮歷史破除漢唐

以來文人之陋見重開今後歷史之生面一新國民閉塞腐敗之精神。

四十八

本攷爲上古西方陸路交通史之好材料。

穆天子傳西征今地攷

八十二

